

微

紫弹浪漫
悦读书系
第三辑

莫道不销魂
◎著 堇

如果豪门 不快乐

RU GUO
HAO MEN
BU KUAILE



四月天【情爱深夜剧】女王莫道不销魂
将一场唯美纠葛的豪门绝恋写到极致，网络点击破2000.000
复仇黑天鹅的放纵与救赎，玻璃鞋破碎后的悲怆奏鸣

约定今冬，洒泪献映
“你是我不敢仰望的星辰，是我所有的快乐与不快乐”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紫弹浪漫 第三辑
悦读书系

RU GUO
HAO MEN
BU KUAILE

如果豪门 不快乐

莫道不销魂
◎ 著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豪门不快乐 / 莫道不销魂著.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2012. 4

(紫弹浪漫悦读书系; 3)

ISBN 978-7-5443-4275-9

I. ①如…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2925号

紫弹浪漫悦读书系第三辑

如果豪门不快乐

丛书主编: 紫色工作室 本册: 莫道不销魂 著

责任编辑: 康云生

出版统筹: 古 华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设计总监: 彭意明

文字编辑: 猫 鬼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品牌企宣: 刘 姚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0898—66830929(海口)

0731—84863905(长沙)

网 址: <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6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2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3-4275-9

定 价: 140.00元(全7册)

【目录】CONTENTS

【第01章	001】
【第02章	008】
【第03章	016】
【第04章	023】
【第05章	034】
【第06章	040】
【第07章	047】
【第08章	055】
【第09章	062】
【第10章	071】
【第11章	079】
【第12章	088】

【第13章

095】

【第14章

102】

【第15章

111】

【第16章

117】

【第17章

126】

【第18章

134】

【第19章

142】

【第20章

149】

【第21章

159】

【第22章

167】

【第23章

175】

【第24章

183】

【第25章

191】



田宓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遇到那个男人，来相亲前她还特意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好让自己清醒些，忘记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可是此时此刻，当服务生引着他走过来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傻掉了。

她还以为她认错了人，亦或者是发烧令她出现了幻觉，可眼前这个人真的是他，虽然那个夜晚迷雾缭绕的，她并没有将他的容颜看得很清楚，虽然此刻衣冠楚楚的他令她看来很陌生，但那棱角分明的俊朗轮廓，以及鹤立鸡群的特别气质，分明就是三个月前和自己一夜露水的男人。

而他似乎一点也不意外，就在田宓祈祷他只是凑巧路过这里时，他的目光却淡淡地飘过来，然后就转过头看向田宓的爸爸田振业。

“不好意思啊伯父，路上有些堵车，让你们久等了。”

田振业似乎对他的迟到略有薄怒，他坐在那里没有动，只让他：“没关系，坐吧。”又回头吩咐服务生：“可以上菜了。”

“你怎么能让你田伯父和田小姐等你呢，真是的，太不像话了。”坐在对面的沈碧云一边嗔怪着，一边招呼着他落座在田宓身边，“田小姐，这是我儿子萧珏，你们第一次见面，打个招呼吧。”

头顶的水晶灯明光闪烁，像是一道浅浅的晨曦，把眼前这个青年男人包

裹在方寸之间，而那道站在厅堂中的身影依稀，却仿佛带了丝无法形容的光亮，映得满室黯然失色。

手中本就轻悬的杯子掉在了地上，田宓也没有发觉，直到他白皙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搭在田宓的肩头，她才恍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竟然就是自己的未婚夫——萧珏。

“不用打招呼了妈，”萧珏不动声色地按紧田宓的柔肩，将她拉近自己，又若有若无地瞥了田振业一眼，薄唇勾起意味难明的微笑，“我们认识的。”

田宓猛然间回过神来，她心虚地伸出手掐了掐萧珏的后腰，祈祷他不要将那晚的事情说出来，却又被他当机立断地捉住手腕。

“果真是这样吗？”这样亲密的动作令二老都颇有些意外，田振业干笑一声，转过头询问田宓。

萧珏十分自然地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接着很有风度地微笑：“不但认识，我们还很熟，你说是不是呢田小姐？”

他的手很暖，田宓却像待在冰窟里似的，连指尖都是凉的，她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在他温柔却又略带清冷的目光中点了点头。

她不确定他想做什么，更加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沈碧云高兴地笑起来：“这两孩子，原来早就认识了，害得咱们白忙活一场。”

“可不是吗？”田振业也在一旁搭腔附和，整个饭桌上竟有些其乐融融的氛围来。

田宓跟着赔笑，这笑容却僵硬得像画报里的小丑，屋子里明明开着暖气，怎么她却从脚趾凉到手心。

是的，她和他，不但认识，而且很熟，当然，仅限于身体上的熟悉。

随口闲聊了一阵子后，沈碧云还是将话题拐了回来：“不过，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萧珏抬起头，深深凝视了田宓好几秒，嘴角依旧保持着略显成熟的微笑。

田宓有些尴尬地侧过头看向窗外，饭店在二十八层高的楼顶，外围是圆柱形的落地玻璃窗，用餐的时候，整个餐厅都围着轴心缓慢地转动，万家灯火就这样在风雪中悠然地旋转着，一切仿佛又回到那个晚上……



事情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是个平安夜，冬雪飘零如梦，街上人满为患，她拿着支票穿过人群，只为快点把钱送到自己的男朋友欧文手里。

途径万达广场的麦当劳时田宓还略有驻足，她看着满街幸福依偎的年轻男女，竟忽然有些落寞。

欧文是高她两届的学长，也是很多女孩子心仪的对象，因为一次学校的迎新晚会，让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走在了一起。那时候田宓一直默默无闻，欧文却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且不提他是建筑系的高才生，年年都将数额最高的国家奖学金手到擒来，单单是他这俊美到邪乎的混血儿身份，就足够令人咂舌的。据说，只有五六岁时，他就被商家看中去拍可口可乐的广告，广告效果出奇地好，全国的观众都很喜欢这个可爱的孩子，称他为“可乐天使”。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以后，他就很少再拍广告了。

“噢，广告呀，那个打开易拉罐被喷了一脸二氧化碳的小屁孩，就是我。”后来田宓跟他说起这个事，欧文总是笑嘻嘻地随口带过，接着岔开到别的话题上。

小小年纪就成了童星，本该是极荣耀的一件事，而他却总于不经意间表露出回避和嫌恶。

很久以后田宓才知道，欧文的妈妈在法英国工作时，与洋上司相爱，未婚先孕怀上了他。令她没想到的事，那个男人居然叫她回国堕胎，据说在国外堕胎是犯法的。欧文的妈妈不愿意放下这段异国感情，回国后还是把他生下来，希望孩子能挽回男人的心。刚出生时，由于欧文是混血儿，所以粉雕玉琢，特别可爱，医生护士都舍不得撒手，可欧文的父亲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联系不上。

半年后，欧文的妈妈就得了深度抑郁症，被居委会送到精神病院，没有父母照拂的欧文，交由姥姥姥爷抚养。两个老人家的退休金根本养不起他，开始产生分歧，姥爷想把欧文送给别人抚养，姥姥却死也不同意。直到欧文两岁时，有个奶粉厂家的老板看中他去拍广告，情况才有所好转。但没过多久，姥爷就得了癌症晚期，去世了，家里也就只剩姥姥和他两个人相依为命。

那时候田宓想，她一定会给他她所能给的一切关怀，给他爱，给他黑夜里可以代替太阳的暖与光，正如他给予自己的一样。

从相识到现在，他们已经交往了四年，四年光阴如流水，他们的感情非

但没有流逝，反而历久弥坚。

田宓一直以为毕业后自己会顺理成章地嫁给他，却在现实面前，遭到两个致命打击。

其一是家世的悬殊，田家是什么人呐，说好听点是大陆福布斯榜上的头把交椅，说难听的就是有“财”无德的暴发户，万恶的资本家。当然，难听的话都是帝都里那些权贵的鄙夷之谈，在他们眼中，靠包工头起家的田父田振业，自然不如他们这些终年在帝都吸风饮露的上流“贵族”高贵体面。

田振业可不这么认为，正儿八经的农民出身，半辈子走南闯北的辛酸，更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人活得体面靠什么？钱呀，有钱你才能买到权，买到名，买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人生。

所以有了钱之后，他开始争夺名利，当个真正的“帝都人”，偏偏他这个不争气的女儿，让他断送了与所谓“权贵”联姻的黄粱美梦。

也因此，他对无“财”无名的欧文极其不满，恨不得立即化身法海，好一法杖打散这对鸳鸯。好在田振业的冷漠态度，让欧文近两年来发狠地奋斗，人的才华就像沙漠里的珍珠，那璀璨的光芒本就是挡也挡不住的。起初一年，欧文的事业顺风顺水，再接下来一年，却处处碰壁，仿佛冥冥之中总有人和他作对似的。可他不但越挫越勇，还发誓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娶到田宓，这让田宓一直很欣慰。

然而第二点，却远非人力可为了——他们没办法“性福”。罪魁祸首是田宓有洁癖，她可以和别人共用一个杯子，甚至共睡一张床，却偏偏无法和人肌肤相亲。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纵使知道她这个扫兴的隐疾，欧文还是对她不离不弃，四年来一直无限热忱地陪在她身边，耐心地开导她，和她一起去寻找克服问题的方法。

医生说，这种洁癖某种程度上源于一种心理障碍，只有想办法让她认为异性接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她才能真正克服这个障碍。

恰逢平安夜，欧文就提议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看看能不能行得通。

结果，他们失败了，欧文不无失落地把她送回家。

那晚发生的变故令田宓心底始终过意不去，偏巧欧文正在负责一个商业展会的项目，却苦于资金不足。为了弥补他，田宓从哥哥田野那里借了点



钱，准备帮欧文渡过难关。

欧文平时是不愿接受她的资助的，那天晚上她也没想好该怎么说，就一声不响地跑去欧文家，可刚到楼下，她就看到一辆漆黑如墨的奥迪A8里依稀亮着灯。

这车是她攒钱买给欧文的，车牌号后四位是0101，欧文的生日，所以她绝不会认错。

曾经有次她陪欧文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同学里有个年轻才俊，二十好几的人开着奥迪A8格外英姿飒爽，连一向淡泊的欧文也忍不住侧目看了好几眼。

这个不经意的眼神却原封不动地落入田宓的眼中，在她的世界里，奥迪A8不是什么稀罕物，既然欧文喜欢，她就应该让他满足。

冬夜里的风鼓起来，凛冽得像鞭子般，一下一下地抽打着田宓单薄的脊背，她紧紧掐住自己瑟瑟发抖的手心，樱唇轻启却只吐出浓浓淡淡的乳白色氤气。

车门虚掩着，柔黄幽暗的光和舒缓醉人的音乐便一齐从门缝里流泻而出，连带着一股幻美到不真实的香奈儿五号的尾调，直截了当地冲散了田宓残存的理智。

车窗里，有两个人正拥在一起抵死缠绵，男的赤裸着上身，露出健硕诱人的古铜色肌肤。女的则藤蔓般缠绕在他的身上，以她的角度，刚好能看见站在窗外的田宓，可她非但毫不惊讶，甚至还对田宓露出挑衅而又妩媚的笑意。

与此同时，那男的似乎意识到什么，猛然侧转过头来，湛蓝的瞳孔，高挺的鼻梁，玉石般无暇的脸，这般俊朗的混血容颜不是田宓的男朋友欧文又是谁呢？

空气似乎在那一刻静止，四目交接处，一股古怪的电波在无形中嚣张地流窜。

田宓的大脑一片空白，石雕般杵在雪色迷离的寒风中，上下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

倒是车里的那个女人最先反应过来，她轻轻推了推压着自己的欧文，嘴角勾起一丝嘲讽地笑意：“欧文，该是摊牌的时候了把？”

欧文的脸仿佛被针刺了一下，他勉强牵动着嘴角，从女人的身上坐起

来。他十指修长，一边急急地穿衣扣扣子，一边面向手足无措的田宓，开口时起初的惊慌已换作轻描淡写：“田宓，我和小晴……”

汪小晴，是高中同学里出了名的美女，也曾是田宓最好的朋友。

小时候她们在一个弄堂里长大，有好吃的一起吃，好玩的一起玩，甚至连一个手链子都要轮流戴。唯一不同的是，后来田宓一家发迹，搬离了弄堂来到帝都定居，而汪小晴的美丽却依旧沉寂在乌烟瘴气中。

天实在太冷了，许是站在风口里太久的原因，田宓浑身一个激灵，如梦初醒。她抬起手背狠狠咬了自己一口，好让自己不哭出声来，然后将手中揉得绵软的支票奋力甩在这对男女的脸上，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雪夜中狂奔。

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她知道，是因为自己有洁癖满足不了欧文的欲望，所以欧文才会和汪小晴出轨。但是欧文却不知道，她之所以会有洁癖，正是因为儿时的她曾亲眼撞上父亲和别的女人上床！

而她的母亲，也因此而抑郁自杀。

接下来的故事，就极其烂俗了。深受打击的田宓跑到酒吧买醉，却凑巧遇到同样喝闷酒的萧珏。那时候她还不认识他，只是糊里糊涂地拉着他喝酒，好像他们也没喝多少酒，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喝得人事不知。

等她醒才发现，自己竟和一个陌生男人一丝不挂地睡在一起。

“我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现在尽管开口，因为，今天过后，我们也许就见不到了。”

她至今还记得那天萧珏把支票塞给自己时，那副儒雅却十足冷漠的样子，仿佛她只是一个三流的放荡女人，故意把他灌醉了好狠狠宰一笔似的。

为了这件事，她痛苦过、迷惘过，甚至怨恨过，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和别人发生一夜情，而她保留了二十余年的清白也瞬息毁于一旦，可是她又能怎样？

这事情无论是对是错，都已经发生了。只是那次之后，她跟萧珏达成协议，以后对此事绝口不提，她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没有问。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醉得蹊跷，除了早上醒来时彼此赤膊相对外，什么都不记得了。

可是谁又会知道，他竟然就是父亲千方百计逼自己去嫁的豪门公子——前任首相的儿子萧珏呢？

整个饭局田宓一直低着头，不敢看萧珏，也不敢看父亲，只是自顾自地



拧着手里的餐巾。无巧不成书，这一定是这辈子最漫长的一顿饭了，她在心底默默地感慨。

萧珏的话很少，偶尔和田振业说一两句针砭时弊的话，举手投足都云淡风轻的，透着良好的教养，连吃东西的样子也很斯文，有条不紊，却冷静到令人心慌。

“我看呐，小宓的脸色也不太好，是病了吗？”许是饭桌上渐渐地太过安静了，沈碧云关切地问了田宓一句。

田宓勉强笑了笑：“没什么大事的，大概是降温了没注意，有点发烧。”

“发烧怎么不去医院呢？萧珏，你现在开车把田小姐送到医院去看一看吧。结婚的事情，我和你田伯父再单独聊一会儿。”沈碧云递给萧珏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

彼时田宓正在舀了一勺银鱼羹往自己的齿间送，闻言差点呛住，还没等她开口回绝，萧珏已经走向她，很绅士地微微弯腰，执起她的手，眼神温柔，举止优雅，好像真的是她的未婚夫一样。

田宓甚至暗自嘀咕，古书里所讲的“丰神俊朗，儒雅翩翩”，大抵也不过如此吧。



电梯的门刚合上，起初轻柔的牵手已变成了不太和谐地拉扯，田宓忧心忡忡地想要抽回自己的手，却一个反冲栽进他怀里。

电梯只有他们两个人，空气里肆意弥漫着焦灼的味道，怎么闻怎么像是野兽迫近的危险。

“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打算解释一下？”萧珏抬起眼帘，以一种缓慢的腔调一字一句地说。这声音好似漫不经心，却仿佛是一种控诉，似乎是在说，怎么会这么巧，这边刚上了床，那边萧田两家就要联姻。

是啊，人家是帝都里的贵族、首相的儿子，岂是田家这种起于蓬蒿之人随意高攀得起的？

心知他可能会误会，田宓慌忙抬起头，却看到萧珏刀削似的冷峻侧脸，和那脸上凝固的笑容，忽然又觉得不快：“酒后失足，你情我愿，你我都有责任，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酒后失足？你情我愿？”萧珏贴近她，似乎笑了一声，“你以为我不知道那酒里……”

他的气息就拂在田宓的脸庞，低沉又磁性的声音也响在耳畔，田宓似乎能感到他唇间呼出的热气，痒痒地令她觉得难受，她不适地伸手推他：“那



酒里怎么了？是，我是不会喝酒的，我喝醉了做错事，自作自受怨不得你。可是谁知道你的酒量也那么浅，才喝了几杯就醉成那个样子。”

想起那晚荒唐的缱绻，她不由得面颊发烫，不敢看他的眼睛。

萧珏见她雪白的脸颊微红，秀眸低垂，一双蝶翼般的睫毛扑闪不定，模样乖巧秀气，倒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瓷娃娃，联想起那晚她心怀叵测地算计自己，更加觉得人不可貌相。

见他那一双黑眸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田宓低声抵抗着，却明显底气不足：“你可不可以，不要像审问犯人一样看着我，我知道你不想跟我结婚，我们根本就不算认识，其实刚巧我也不想的……”

是的，她这次来其实不是来相亲的，而是来拒婚的，纵然已经和欧文分手，她还是无法接受这样草率的政治联姻。可当她发现她的未婚夫就是眼前这个男人时，她几乎惊讶到忘记自己最初的目的。

萧珏缓缓转过身，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坦然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她，依稀间，有什么奇异莫名的情绪正悄然聚集于那英挺的眉端：“谁说我不想结婚？”

“啊？”田宓不由得睁大眼睛。

来之前她还特意做了充足的功课，这个前首相的儿子萧珏原本是有一个未婚妻的，对方家里也是名门高干，书香世家。但是三个月前，由于金融危机时的应对不当，前首相大人萧兰成饱受民众非议，一度被逼辞职。重压之下他酒后驾车，竟出车祸而死，留下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给家中的独子萧珏，萧珏为了拉拢明年议会选举的赞助商、借着自己上位来重振家风，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昔日恋人，和帝都首富田家联姻。

有了这层关系，田宓本以为只要自己开诚布公地跟萧珏说明来意，他就会放弃这段婚姻，却没想到……

电梯门开了，萧珏缓缓松开她，神色平静如常：“结婚的事情以后再说，不过我想，这件事应该正合您父亲的心意吧？”

田宓不禁怔住了，她忽然想起来之前自己和父亲大闹了一场，当时她忍住泪，指尖却发颤：“爸，我为什么一定要嫁给萧珏？萧珏为什么一定要娶我？”

田振业只是说：“怎么你柔姨都没跟你讲过吗？萧珏的老爸萧兰成，是前任首相，国会议员换届选举前去世，萧家已流失大部分资金以及支持者。

萧家世居帝都，几代参政，萧珏作为萧家长子，必须要参选国会议员。但选举可是件劳民伤财的事啊，没有大量的资金和赞助商，他一个初出茅庐的萧珏靠什么获胜？现在我愿意出这个钱，他们愿意给咱们名，何乐而不为呢？”

田宓不依不饶：“爸，我是你亲生女儿，你为什么都不问问我到底愿不愿意？”

“相信爸，爸给你做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我女儿要嫁就嫁人中之龙。那个萧珏我见过，长相人品家世见识，样样都没话说，这样好的女婿多少人打着灯笼找都找不着，嫁给他你一点也不吃亏。”

是啊，父亲是绝对不同意自己拒婚的，难道真的要嫁给眼前这个捉摸不透的人？

萧珏转身看了眼呆呆立在电梯里的田宓，伸手礼貌地拉了她一把：“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其实这就像那天晚上一样，你情我愿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田宓的俏脸蓦地红了，她想挣脱他的手，却怎么也甩不开：“考虑什么呀？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是吗，既然是这样今天你又为什么会来？反正这件事是你父亲主动找的我，”萧珏扬眉，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仿佛在说，就连你也是主动送上门来的，但他又只是笑笑，感慨似的嗟喟了一句，“女人。”

对，女人。

从小养尊处优，在异性的仰慕中长大的他，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她们大多口是心非、欲拒还迎，以为这样就可以吊到男人的胃口，却不知道，假如一个男人的心不在你这，任你千方百计，也不过无补于事。

只是，即使他已然心有所属，即使他看穿了眼前这个女人的手段，他还是不得不佯作不知地配合，心底有一瞬的黯然，他淡淡地开口：“走吧，我送你去医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田宓！”

田宓还想说什么，身后却突然传来熟悉到令人心碎的声音，冰凉清风般激得她脊背猛地一颤，那是——欧文的声音。

田宓僵立在原地，还未及反应，就被人轻轻揽住香肩，强行扭转过来，耳畔是轻若游丝的低语：“这是明远集团的老总聂明远，现今的代首相聂明



祯之弟，请你配合一些。”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萧家和田家已是荣辱与共，而田宓作为萧珏的未婚妻，自然要以他的利益为先。

可田宓根本没有脑力去思考这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方渐渐走近，稍微朦胧的灯光里，她看到欧文略带关切的忧伤笑容，像是揉碎在西风里的冰凌花，残碎到令人无法正视。

经历过那样尴尬的夜晚后，又是这样尴尬的偶遇，是谁说的呢？不是冤家不碰头？

“真是巧啊！晚上跟这个小后生谈业务，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聂总，昨天没能好好一聚，实在是抱歉。”她还在神游，萧珏已经走上前，亲切地和欧文身侧的男人交谈。

田宓这才注意到那个男人，大约三四十岁的年纪，眉目英朗，颇有决策者的风范及涵养。但这种气度又沉淀了岁月的洗礼，威严中不失温厚，好似一杯温开的龙井，历久弥香，绝不同于萧珏那种总在无意间擢升而起的盛气凌人。

这个男人，便是帝都商会的龙头老大——明远集团的董事长，聂明远，人称“京城四公子”之一。据说，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聂明远的哥哥聂明祯还是首相一职的热门人选呢。

“萧少最近疲于奔走，我自然没有嗔怪的道理。”聂明远和善地和萧珏握手，清绝的目光里露出一丝沉痛，“关于萧老先生的事情，我也深感遗憾。”

田宓始终低着头不敢正视欧文，也插不上话，此刻却清楚地感觉到萧珏握住自己的手，变成了紧攥，那力道生猛得让她几乎忍不住惊呼出来。

她诧异地抬头，看了萧珏一眼，萧珏却微笑如初：“人生嘛，就是这样福祸难料。只是家父早逝，我毕竟年轻，林林总总的事情总也处理不好，聂总和家父生前交好，以后诸多事宜，还要请教聂总。”

“那是自然，不过，”聂明远会意地点点头，但很快话锋一转，似有似无地凝视着田宓，“听说萧少的婚期不远了，这个，恕我冒昧啊，新娘子，难道是眼前这位美女？我怎么觉着，和上次看到的那位……不太相像呢？”

田宓微微一愣，忽然发觉所有人包括欧文都注视着自己，双颊蓦地嫣红，“上次看到的那位”又是谁？是他曾经的那位未婚妻吗？

萧珏轻揽她的柔肩，仿佛丝毫没听到什么异样，眉目是明媚的笑意：“没错，这是我的未婚妻，振东集团董事长田振业的女儿，田宓。”

从未想过，自己的名字前面可以加上这么多冠冕堂皇的赘语，田宓有些怔然地看了眼萧珏，发觉他只是双目灼灼地看着聂明远甚至于欧文，根本没有一丝的余光是留给自己的。

而欧文，他看向自己的眼光却是那样复杂，似悲伤，似无奈，似怜悯。

怎么可能有怜悯？怎么可能？

她明明伪装得那样好，她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男朋友，哦不，是未婚夫，他又怎么会怜悯自己？

耳畔充斥着父亲田振业和接踵而来的议会大选的话题，如梦似幻的田宓又看了眼神情了然的聂明远，忽然就明白过来。

此刻的自己，就像是被人印上标签的货物，而自己所谓的婚姻，不过是场用女人对换权力、用权力对换金钱的政治婚姻。

就像是古时候出塞和亲的公主，牺牲一个区区女子，换来朝堂百年安宁。

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后面的话，田宓已经听不清了，直到萧珏要拉着她走出旋转门时，她依旧是浑浑噩噩的。

“田宓！”

蓦地，欧文在身后唤住她，她便像丢了魂般，慢慢地转过身。

“田小姐，我能和你说两句话吗？”

每当欧文烦恼时，他那两条清俊如画的眉就会紧紧蹙在一起，正向此刻这般。

凝视着那双黑色睫毛下的湛蓝眼睛，田宓的心在挣扎，但她的人却已经不知不觉地向前迈了一大步：“有什么话？”

这一刻的她，感到彻底地失败。

整整四年的感情，以及一个女孩子对未来的所有期待和展望，怎么能够说放下就放下呢？

欧文礼貌性地冲着立在一旁的萧珏点点头，接着和田宓走向一边。他的嗓音还是带着些沙哑的磁性，他的目光却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焦虑和怜惜：

“我曾去找过你，但小晴告诉我你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你和他……”

